

■青春岁月

此生难忘 同窗情

□吉文兰 文/图

人的一生中除了有血缘关系的亲情之外，就是同学情了。

人过不惑之年，时常会想起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。记得那年刚考上高中，第一天去离家很远的学校报到上课，在县城车站等车时，遇到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姐。初次见面，我们就很投缘，有着说不完的话。经过一番自我介绍，得知这位姐姐名字叫宗启英。巧的很，英姐也是去学校报到上课，而且与我是同一个学校、同一个班级。到了学校报到后安排住宿时，我俩被安排在一个宿舍的上下铺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生活费一个月也就30元，每天吃饭时只能喝一角钱的菜汤。菜是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，要么就是黄豆熬豆瓣酱。吃的米饭，是用饭盒在食堂蒸的饭。令我记忆犹新的是，我们为了节约，我与香儿，还有英姐三个人合伙蒸两盒米饭，然后拿到住宿的房间，三个人分着吃。有时候，我们三个人分别把家里熬好的荤油，煮好的咸菜等带到学校。学校的菜汤几乎看不到油，我们就用荤油拌饭吃。想想那时的艰苦岁月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坚持下来的。

在上完高一时，我的要好同学云住宿到她的一位亲戚家里（她的亲戚人在外地工作，房子空着）。上晚自习时，云一个女孩子回去家人不放心，于是云



邀请我搬出学校的宿舍，和她一起做伴。见云是那么的诚恳，加上我也担心她一个人住孤单，于是我便答应云的要求。住在学校外面，吃饭便成了我俩每天的难题，因家里给的生活费的确是不够用，我清楚地记得，我俩经常是将米饭在锅里煮好了，然后再加点盐与油炒饭吃，用白开水当汤喝。每天下晚自习，如果有哪个同学过生日请我们吃饭，我俩跑得比谁都快。

我们学校对面就是电线电缆厂，厂里面有一座小假山，闲暇时间，我，英姐，香儿，还有

云，我们四姐妹经常去假山上谈天说地。因为这里风景优美，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，偶尔遇到假期不回家时，这里便成了同学们们的旅游胜地。在高中毕业，即将分手的那刻，我们四个要好的同学在这里留下最后的合影。

时光改变得了我们的容颜，但相机却将我们最青春、最靓丽的那一刻永远定格。

如今，我们的孩子都一个个的超过了我们当年的年龄，也该到我们歇歇的时候了。多年未有见面的老同学，我们何时来个同学大聚会？

■家庭相册



父女两人的北京梦

□金鹤 文/图

北京！北京！对于我们这些离北京很远的人来说，能到天安门前照一张相片作纪念，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1966年，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我的父亲坐着不用买票就能免费乘坐的火车到各个城市去串联，他第一个选择的的城市就是首都北京。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，是全国人民神往的地方。父亲当年只有17岁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，终于见到了他梦中的天安门广场，拿着毛主席语录在天安门前圆了自己年少的梦。

我的北京梦是在2011年实现的。那一年我已经35岁了，平时总拿工作忙、孩子小为借口，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北京梦。我的

同学那时正在北京做导游，给我打电话说：“必须来，人生的很多梦是不能等的，你来我陪你好好逛逛北京。”就这样，我终于放下影响我追梦的所有借口，孤身一人，也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北京。

站在天安门广场，我对天安门所有的感情瞬间涌上心头，用语言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。我拍下这张相片时，眼里仍含着泪珠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当时我感觉自己是最幸福的人。

45年弹指一挥间，父女俩的梦就这样全部实现了。虽然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，但父女俩拥有和实现共同的梦还是很难得的。岁月如梭，往事如歌啊！

留住幸福那一刻

□于海霞 文/图

在我家的微信群里，大哥突然发上来一张1976年照的全家福。瞧！右下角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五六岁时的我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全家福。小时候的我，多俊多可爱啊！我转发到朋友圈里，立马招来一帮点赞手。

春雷竖起大拇指：别说，小眼神够犀利，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小辣椒。

小雨羡慕嫉妒恨，说：哟呵，还穿着小毛衣哩，俺记忆中，小时候哪穿得起毛衣啊。

我跟她解释，那时候，我们家还是巨富，十里八村的出名。那时七十年代末县里进了四合日本进口东芝彩电，我家就买了一台。我对她说，看我老爸帅吧？他还是县里的工业能人，当厂长时救活了一个国营工厂，当时大大小小的电视报纸电台中尽是宣传他的文字、图像和声音，是县里树立的一杆工业红旗。我从小到大就佩服我爸，是条汉子！

说起来，我们几个姐妹兄弟的一生和我爸的关联都很大。就连同乡也受惠良多，在他老人家



去世前不久，本村的和外村的，只要听着信儿的都来看他了。当时刚从海口飞回来的二姐，一进院门，看见那么多人还以为老爸已经过世了，当时就晕倒了。

现在，我的作家大哥正在整理他老人家的历史和故事，要求我们兄弟姐妹也都得写和他老人家在一起的回忆录。

照片是定格岁月的好东西，感谢有它！留住我记忆中最幸福的那一刻！

■图片故事



桥洞情结

□李凤高 文/图

在我的家乡，有许许多多的老建筑先后拆除了。明明知道老建筑的拆除是为了建新居，抑或腾出一方豁然开朗的新天地，我还是为它们流泪了，因为它们像老人一样，伴着我成长脚步，我与它们相依相伴，感情上难舍难分。

就拿小镇建于1960年的桥洞来说吧。随着煤矿的资源枯竭，它于2012年的秋天已被拆除。三年了，现在每当我走到近前，心

里仍然感觉空落落的。

桥洞曾是小镇的地标建筑。它上面跑着10吨电机车拉的一排排1吨载重的矿车，叮叮当当，机车集电弓擦出一串串璀璨的火花儿，照亮夜空。

曾几何时，在日伪统治时期，日本侵略者就对这个煤炭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！每当矿区的老人们回忆过去时，经常重复鬼子曾经叫嚷的：小小的日本，大大的二道河子！可见当初

鬼子对这里丰富的地下煤炭资源垂涎三尺，贪婪至极……令人欣慰的是，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，我们终于取得了胜利，终止了日本强盗对资源的掠夺！

建国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，这里的煤矿正式收归国有。我们的父辈们纷纷支边来到矿上，是他们撇大锹、抬大筐、运黄土、运沙石筑起路基，铺上钢轨，立起电杆，架设电力机车架线，还用石料混凝土，含辛茹苦的建起了桥洞，建成了煤炭运输轻便线。我的家就住在桥洞边上。

桥下，一条马路，穿洞而过。每到周日，这里逢集，百货云集、人声鼎沸、车水马龙、川流不息。桥下的人声鼎沸，与桥上的机车轰鸣，共奏着小镇的繁华。

可是，随着矿山资源的枯竭，开采多年的矿井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。与之配套的桥洞一拆，马路一下子松了绑，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。

目睹眼前这一切，我的腮边挂起两行不能自禁的泪水，这里曾经凝聚了我太多太多的情结，桥洞老人，咱们只有在梦里重逢了！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为我们投稿吧。